初心如此壮丽

■何建明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里。8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备地。

可以说，“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炉。

1920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

“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他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的他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此时的上海渔阳里弄堂内那间挂着“2号”门牌的房子里，射出一道炫目的光芒，它正将黑暗的上海滩夜空刺破……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兴奋地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厚棉衣。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

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同情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位名叫欧仁·鲍狄埃的革命诗人所写的诗。那一天，他从战友的血水中爬出来后，回到宿舍，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后来被称为《国际歌》的歌词。

而此刻，这位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轮换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上，“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才下意识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这位囊中羞涩的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也没人再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又把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发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望道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由“北李南陈”确定下来的。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成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血，如旭日朝霞，映红了东方大地……

影——纪念碑。

夹金山是座丰碑，纪念碑就是如椽巨笔，饱蘸雨雪云海，挥洒风云变幻，记录历史沧桑。碑顶长着一丛草。我想，那不是草，应是当年红军休息时落下的草鞋吧。

山路蜿蜒，风景迤逦，每一刻都是一首诗。“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杨成武的声音还在回响，那些人还相互搀扶着，胼手胝足……我多想让车停下，载时光一程，带上那些伤残病弱者，一起翻越大雪山。

山上，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山顶，雪山一色，云天苍茫。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忆什么呢？“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原来是一路的风雪载途！所以毛主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山之险峻，如人之磨难，是打击，也是历练，只要信念坚如磐石，就没有翻不越的山、跨不过的槛、抵达不到的风景。

第二次诞生

■瞿　琮

假如让我第二次诞生，
假如，让我自己选择，
我还是要诞生在你的怀抱中，
我的母亲——中国！

我漫游过澳大利亚——
葱茏的大分水岭；
我仰望过阿非利加——
雪顶的乞力马扎罗……
但是我要说，都比不上啊，
拔地齐天的珠穆朗玛
我的祖国高昂的头颅
它注视：风云变幻的世界，
以及我们民族
——过去的苦难啊，
未来的欢乐。

我曾聆听尼罗河畔——
古老的恋歌；
我曾汇集密西西比——
奇妙的传说……
但是我要说，都比不上啊，
我故乡的小河
万里长江的一条支流
它荡着清波，唱着歌，
从我的童年、我的梦中
淙淙流过。

我热恋法兰西的郁金香
庄重得像玉雕；
我酷爱大同江的金达莱
热情得像烈火……
但是我要说，都比不上啊，
隆冬时节的北京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青松棵棵，红梅朵朵。
我爱它的气质，
我爱它的品格！

我读过莫泊桑、雨果；
我读过《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
但是我要说，都比不上啊，
敦煌、云岗
中华五千年文明金灿灿的画廊；
杜甫和他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方志敏同志——
《清贫》的、正直的生活。
我流连墨尔本——
旋转舞裙般的歌剧院；
我徜徉罗马城——
庞大的奥林匹克村落……
但是我要说，都比不上啊，
古长城、大运河
——何等的磅礴，
何等的气魄。
这样的民族——
有什么艰难不能攻破！
这样的子孙——
有什么事业不能开拓！

假如让我第二次诞生，
假如，让我自己选择；
我还是要诞生在你的怀抱中，
我的母亲——中国！

红　船

■陈先义

面对你，
这斑驳陆离的一叶扁舟，
我整衣肃立，
以庄重的军礼，
表达最深情的敬意和问候。
该怎么记述呢，
应该铸一枚太阳般的勋章，
高悬于你的船头。
来赞颂你
这盖世英雄，
战绩永存，功勋不朽。

正是你呀，
载着一群
中国革命的早期领袖，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
代表被压迫的人民，
在这南湖扁舟之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
也正是从你这里，
酝酿了狂飙突起的岁月，
让共产主义的声音，
传遍华夏，响彻神州。

人们谁也不曾想到，
正是从这一叶扁舟，
走出的领袖，
率领整个民族，
开始百年的浴血奋斗，
一个苦难的民族，
终于让世界刮目，
影响和震惊着全球。
近一百年了，
苦难中抗争，
浴血中奋斗，
大浪淘沙啊，
沙里淘金，
骨头软弱的，
或脱党掉队，
或背叛革命化为腐朽，
脊梁坚定的，
迎着炮火，踏着硝烟，
成为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
一条小船上走出的革命，
从此让多难的民族，
扬眉吐气挺胸昂首。
一泓湖水搅动惊天波涛，
汇成震惊敌胆的滔天洪流。

而今啊，
望着南湖这一叶扁舟，
在这一泓碧水间，
我想起诗人李白，
那句“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而今我劝李白改诗句，
莫说抽刀断水，
更别谈举杯浇愁。
人生在世志高远，
手摇扁舟也风流。
今天的共产党人，
有意志有决心，
把实现中国梦的胜利旗帜，
插遍华夏神州。

红色笔记

■龙玉纯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手持一束素淡的山花，我来到了歌乐山，走近“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愿以我血献厚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歌乐革命忠魂。

面对那一段段以信仰与热血谱写的悲壮史诗，我打开心灵的笔记，用激荡的情绪记下了难忘的一页又一页——

第一页，我画下了那面用烈士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当天安门升起了那面举世瞩目的五星红旗，当时共和国的西南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白公馆监狱中，罗广斌与陈然、刘国志、丁地平4位同志，满怀胜利的喜悦用一床红色的被面、几个纸剪的五角星做成了一面红旗，做好后藏在牢房的地板下。罗广斌同志还执笔代表难友们写了一首诗，题为《我们也有一面红旗》。可惜，这面红旗却未能打出去。在胜利的前夜，除罗广斌脱险外，其余三位同志都含恨饮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烈士的热血染红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第二页，我抄录下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监牢春节对联。敌人的老虎凳、火刑、辣椒水、竹签子等摧不垮革命者的钢铁意志。他们吃的是沙子多、糠壳多、稗子多的“三多”饭，睡的是“一脚半宽”，高墙上写的是“青春一去不复返，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可敌人的软硬兼施攻不破革命者的精神长城。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渣滓洞狱中时，难友们一片欢腾。春节这天一早，牢房里便传出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歌声。尤令敌人惊恐不安的，是那些用草纸书写的一张张潇洒大度的对联：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批：乐在其中。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批：极乐世界。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横批：万象更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横批：春回大地。

第三页，我记录下了一百颗心心向党的“红心”。在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一个实物柜里陈列着数十颗用牙刷柄刻成的“红心”，有的上面刻着“跟党走”，有的上面刻着“共产党万岁”……这些“红心”的制作者是一位当时年仅21岁的共产党员，他叫余祖胜。自入狱后，他前后磨制了上百颗小小的“红心”。在渣滓洞监狱里的难友，几乎都得到过他的这样一个纪念品。“红心”象征着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的一颗赤诚之心！

一页页，我饱蘸热泪记录着红色的历史。我在烈士诗文碑林前触摸不屈不挠的钢筋铁骨；我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遗址里丈量信仰的高度，我在张张照片、件件文物中叩访血与火交织的征途……

一支曾照亮漫漫长夜的火炬出现在我心中，我看到它一路指引着信念，从历史深处走来，正接续着英勇无畏、迎难而上的坚定脚步……

阅读夹金山

■葛亚夫

清晨。一座城，枕山襟水，仿若还在梦中。青衣江是醒的，殷勤引路，“哗哗”说个不停。我要拜谒的物和事，都写在涓涓的细流上。

遥望夹金山，我恍若看见一群“灰色绑腿”，相扶相持，攀行在雪岩、雪壁间。

一段历史栖息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112块浮雕石板上，红军将士目光坚定，面带微笑，仍攀行在那段历史里。门口，当年红军留下的石碑上，清晰刻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

到硗碛镇，我晚了80多年，没有遇见红军队伍，只看见一段历史的背影——纪念碑。

夹金山是座丰碑，纪念碑就是如椽巨笔，饱蘸雨雪云海，挥洒风云变幻，记录历史沧桑。碑顶长着一丛草。我想，那不是草，应是当年红军休息时落下的草鞋吧。

山路蜿蜒，风景迤逦，每一刻都是一首诗。“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杨成武的声音还在回响，那些人还相互搀扶着，胼手胝足……我多想让车停下，载时光一程，带上那些伤残病弱者，一起翻越大雪山。

山上，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山顶，雪山一色，云天苍茫。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忆什么呢？“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原来是一路的风雪载途！所以毛主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山之险峻，如人之磨难，是打击，也是历练，只要信念坚如磐石，就没有翻不越的山、跨不过的槛、抵达不到的风景。

奋斗新时代

刘振邦　篆刻

启航（油画）

刘宇一作

长征

第4565期

文学作品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30分